



致命游戏1

DEAD WRONG

# 履约人

[美国] 玛丽亚·斯图尔特 著 孙伊 译

她已经没什么可以再失去的了……除了她的生命





致命游戏1  
Dead Wrong  
履约人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4-2010-056 号

## **Dead Wrong**

by MARIAH STEWART

---

Copyright: © 2004 by MARTI ROBB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ALLANTINE PUBLISHING,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Inc., Labuan, Malaysia.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履约人 / (美) 斯图亚特 (Stewart, M.) 著 ; 孙伊  
译. — 南昌 :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0.3

ISBN 978-7-5392-5608-5

I. ①履… II. ①斯… ②孙… III. ①长篇小说—美  
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35634号

出品人：傅伟中

总策划：闫青华

责任编辑：熊侃饶伟

特约编辑：沈丽凝 刘霁

封面设计：万语设计联盟·一鸣

### **履约人**

[美] 玛丽亚·斯图尔特 著 孙伊 译

---

江西教育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省南昌市抚河北路291号 邮编：330008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字数 200 千字 开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 11.75

2010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92-5608-5

定价：28.00元

人们都说时间可以治愈一切伤口，我可不这么认为，  
伤口是一直存在的。  
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会被覆盖上疤痕，疼痛也随之减轻，  
但曾经发生的一切永远也不会消失。

——肯尼迪总统的母亲：罗丝·肯尼迪

## 引子

2004年2月

法院外面，雨夹杂着雪嘶嘶作响，斜斜地打在这座古老石头建筑的外墙上，发出模糊的“砰砰”声。

透过一扇狭窄的窗，柯蒂斯·艾伦·钱宁看着雨水从半冻的排水管中溢出来，像冰瀑一样倾泻到地面上。接着，他将目光上移，面对着煤灰色的天空。低低的乌云笼罩着通向法院的主干道，道路两旁长着光秃秃的树木。互相竞争的各家电视台派来了很多新闻车，沿着这条单行道一字排开。他盯着看了一会儿，希望能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女记者出现。可是，在这样风雪交加的天气里，谁会愿意从车里出来呢？只有一个摄影师，不时将头探出车窗，检查他的设备是否已经准备停当，然后又把头缩回到舒适的车厢里。钱宁无所事事地寻思着，一定是出了一件极有趣的事儿，这帮媒体才会在这种天气一大早跑过来。

天知道他们是不是跑到这儿来看他的。

他仔细研究着天空，仿佛当前除了这场风雪就没有什么别的值得注意了。不过，他的脑子里其实一直在琢磨另外的东西——自己是怎么被扯到这堆乱七八糟的事情里的，这件事最终又会如何收场。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别人身上，他可能还会觉得挺有趣的。

不管怎么说，虽然这么多年一直顶风作案，他可从来没被采过指纹。结果竟栽在闯红灯上——被拦下来后，拿着逮捕令的警察把他抓了起来，很明显他们是认错人了。好吧，这个讽刺可真够他受的。

当然，现在他已经被采了指纹。今后得小心行事了。

他在椅子上微微地挪了一下，转过头冲着房门，耳朵捕捉着往来的脚步声。几秒钟之后，他听到从远处某个地方传来了叫喊声。很快他就明白了，是有人在走廊上为什么事儿吵架，就在曾经关过他的那间小屋子那边。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儿，他都希望自己出庭的时候不要受到干扰。他只盼着这一切赶紧结束，让他继续走自己的路，无论那条路会把他带到什么地方。

钱宁瞥了一眼墙上的钟。从他被带离法官议事室，来到这间休息室等待审判之后，他已经看了十次。快到上午九点半了。从八点四十七分开始他就坐在这儿，已经被搞得烦透了。

他开始毫不掩饰地观察起看守房门的警卫。顶多二十五岁，钱宁猜测。看上去不太像个战士——也不怎么像个情人。钱宁心里暗笑，他背着一只手就能把这小家伙的眼睛蒙上。

当然，他才不会蠢到真去这么干。这么多年来他从没犯过傻，甚至连一张交通罚单都没拿过——至少周六早上之前没有。现在他也不想犯傻。

不，他不会那么干。他一直耐心地等着他们把他带到法官面前，也已经彬彬有礼地向他们解释过了，他不是逮捕令上的

那个柯蒂斯·钱宁——他是柯蒂斯·艾伦·钱宁，不是柯蒂斯·安德鲁·钱宁。但愿法院会核对他俩的社会保障号码和外貌特征，明白他们抓错人了，然后让他走出这扇大门继续去做他的买卖。当然，他会表现得很通情达理，很优雅，不会让逮捕他的那些警官感到难堪。如果遇到他们当中的某个人，他会告诉他们，他对这个无心之失很理解，也无意对他们的非法拘留提出起诉。

换了别人遇到这种事儿，一定会像个白痴一样扬言要起诉他们。

走廊上的噪音越来越大了，他的目光和副警长的目光相遇了一下。

“外面出什么事儿了？”他问道。

警卫整了整棕色的领带，耸耸肩，表示对此毫无兴趣。他好像酷得不屑于和一个囚犯说话。

这小家伙真够嫩的，钱宁心想。

“你在治安局干了多久了？”

“够久的了。”

啊哈！

他还没来得及把话说出口，房门口就响起了“啪啪”的奔跑的脚步声。

年轻的警卫这次总算有了反应，他紧张地把头转向房门上的玻璃窗，伸长脖子张望着，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现在门外又响起了叫喊声，出人意料地，门被打开了。

一名年龄稍长的警卫把身子探了进来，对钱宁的看守轻声

说了几句，后者用力地点了点头。

“我们必须请你换个地方了，”他边说边对他的囚犯打着手势，“就去隔壁的房间。”

钱宁站起身来，顺从地慢慢走着，好奇地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走廊上乱哄哄的，有不少身穿棕色制服的警卫和其他执法人员之类的家伙正在忙碌着，有些人还把手按在枪上。

他们在搜捕呢，钱宁心想。他猜大概是早晨跟他乘一辆车从监狱来到这里的某个犯人用了什么办法从看守眼皮底下逃了出去。

“这边走，小伙子，给你又找了间屋子。”年龄稍长的警卫一边推开一个房间的门一边大声说。这个房间比钱宁刚才待的那间大了一点儿。

警卫拉着房门，钱宁走了进去，朝原先就坐在里面的两个人点了点头。他认出这两个人是跟他坐同一辆车来的，他们都像他一样被五花大绑着，双手被腰间的一条铁链拴在前面，铁链上还连着脚铐，紧紧地扣在脚踝上。看守碰了碰钱宁的后背，指了指靠在墙边的一把椅子。钱宁走过去坐了下来，和其他两名囚犯一样，也被绑在了椅子上。他有意对这种羞辱视而不见。

“给我老实点，小伙子们，别想玩什么花样。门口就有一个看守，他可带着家伙呢，你们要是敢动一下，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把你撂倒。”警卫说完就走回了走廊，关上了身后的房门。

“够狠的，你们觉得呢？”当房门“啪嗒”一声关上时，钱宁若有所思地说。



“他只不过是想要吓唬吓唬咱们。这个郡里没有一个警卫能够从十英尺外开枪打中一个人，他们没那个本事。”坐得离房门最近的那个男人轻蔑地说。他的红头发里掺杂着一些灰白，显得有些黯淡。钱宁觉得他的样子像老掉的啄木鸟伍迪<sup>①</sup>。

“哈，这么说你以前来过这儿？”钱宁大着胆子问。

“这阵子我来这儿的次数就跟我进高原牧场的次数一样多。”“高原牧场”是这个“伍迪”对郡监狱的叫法。

“你们觉得外面出什么事儿了？”房间里的第三个人紧张地皱着眉头问道。他是一个长着娃娃脸的男人——其实他根本还是个孩子——眼睛又大又圆。

“他们在玩《沃尔多在哪儿》的游戏<sup>②</sup>，”伍迪告诉他，“沃尔多·斯科特，他今天早晨跟咱们一起坐车过来的，用了什么办法把自己弄出去了。明白了吗，《沃尔多在哪儿》？”

“不，”年轻的囚犯——“毛头小子”，钱宁在心里给他起了个外号——摇了摇头说：“我不明白。”

“是小孩看的书。”钱宁解释道，不过他也想不起来他是怎么知道的。

“没错，沃尔多戴着一顶红白条的帽子，还是穿着一件红白条的衣服什么的到处乱窜，你必须在每一页里找到他。”

“很难吗？”“毛头小子”问道。

---

①《啄木鸟伍迪》是美国的一部动画片，主人公是一只红头发的啄木鸟。

②《沃尔多在哪儿》是一本儿童图画读物，读者要从图画上的一群人中找到主人公沃尔多。

“五岁小孩才觉得难。”“伍迪”假笑着说。

“你事先知道他打算逃跑？”钱宁问道。

“曾经有传言说他想这么干，你知道，在牢房里。”“伍迪”身子向前探，苍白的双手在腿间晃荡着，“但没人想到他竟然这么傻，居然敢动真格的。他会被抓到的，我可不是说这儿的这帮家伙”——他边说边朝走廊的方向扬了扬头——“有那个本事，但是他们刚才已经让法院进入了一级防范状态，任谁都插翅难飞。法院前面有一扇门，后面还有一扇门，现在它们都有人把守了。他可以在里面躲上一阵子——在管子里爬来爬去，没准找到一间被人遗忘的储藏室什么的——但是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抓到他。我觉得他只是想找点乐子。”

“如果他们给他加刑的话就没什么可乐的了。”钱宁说道。

“他被判了六十年。我觉得他不会在乎再多上那么一两年的。”

“他犯了什么事儿？”“毛头小子”问道。

“持械抢劫。两天里抢了郡上的两家银行，还开枪打了一个保安。他的律师申请重判，不过沃尔多知道没什么用。他只想在今天审判的时候找个机会逃走。看起来他似乎成功了，不过这对他没什么好处。”他转向钱宁问道，“你呢？你是为什么进来的？”

“我因为闯红灯被拦了下来——”

“真是充满男子气概的犯罪，”“伍迪”低声咕哝着说，“那么解释一下你为什么戴着脚铐。”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个和我名字一样的家伙正在被警察通缉，”钱宁继续说，“你呢？”

“我在这里等着上诉呢。”假笑又回到了“伍迪”的脸上。

“为什么事儿上诉？”“毛头小子”问道。

“家庭纠纷，”“伍迪”干巴巴地说。

“哦。”年轻人小心翼翼地点了点头，然后主动说，“我的审判应该在今天进行，希望他们能够赶快找到沃尔多，然后开庭。我真想早点完事。”

“他们指控你什么？”钱宁问。

“哦，他们说我跟了一个女孩，”他的脸色阴沉下来，“但是我没有偷偷跟踪谁，她是我的女人，你们明白吗？他们把整件事都搞错了。”

“她肯定抱怨了什么事儿，他们才会指控你。她对警察说什么啦？”钱宁探着身子，他现在很感兴趣，想知道“毛头小子”到底惹上了什么麻烦。

“她被弄糊涂了，警察逼她说了谎话。”年轻人明显激动起来，“他们逼她说了些什么，反正没说实话。我不会做伤害她的事情……”

“孩子，你叫什么名字？”钱宁接过了话头，希望能让这个男孩平静下来。万一他气急败坏，把看守招进来可不妙。有人想要逃跑，法庭又进入了一级防范状态，他们肯定已经气急败坏了。

“阿彻·洛厄尔。”年轻人回答道。

“我叫柯蒂斯·钱宁。我应该和你握握手，不过，你瞧……”  
钱宁抬起了戴着手铐的双手，洛厄尔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伍迪”也开始自我介绍：“好吧，阿奇<sup>①</sup>，我叫——”

“不要叫我阿奇，再也不要叫我阿奇。”

“哇喔，伙计，冷静点，”红头发男人说，“我没想冒犯你，别动不动就生气。”

“我讨厌阿奇这个名字。”洛厄尔气呼呼地说。

“得得，阿彻，我叫文斯·乔达诺。照我叔叔的名字起的，他叫文森佐——没准你们听说过他？上世纪五十年代他是一名歌手，有自己的乐队，什么都有。他的乐队叫‘维尼高音’。我们现在不说话了。那个狗杂种，在法庭上作证的时候居然跟我对着干。什么血浓于水，不过是说说而已。”

洛厄尔盯住乔达诺看了半天，然后说：“我知道你是谁了。你被逮捕的时候我在报纸上见过你。”

“对，没错，我那时候没少上新闻，对我的审判在电视上放了很多次。”

钱宁使劲往回靠，靠到椅子上，头倚着墙，好奇什么家庭纠纷值得地方媒体这么铺天盖地报道。

“我看见门口的那些新闻车了，”钱宁冲着窗户扬了扬头，“我刚才还纳闷他们到这儿来看谁呢。”

---

<sup>①</sup> Archie（阿奇）是美国一系列漫画、连环画以及卡通片的男主角，全名为 Archie Andrew。

“名声是一种诅咒，”乔达诺干巴巴地说，“我猜这次他们能搞到更多的故事。”

“你觉得他们会把我们扔在这儿多长时间？”洛厄尔用一种又敬又畏的眼神看着乔达诺说。

“如果真像你说的，因为有人越狱，他们已经把法院封锁了，我们就得在这儿待上一会儿了，至少要等到他们找到他为止。”钱宁伸长了脖子，从旁边的窗户往外看了看，“看起来外面有好多执法人员什么的，还有一堆媒体在旁边报道。刚才只有两群人，现在变成五班人马了，刚刚又开进来一辆新闻车。”

“执法人员，”乔达诺学着钱宁的口气，嘲笑地说，“你是说外面有好多警察吧？”

“警察，没错，不过还有 FBI 和州警局的人。而且如果外面有这么多警察，里面肯定至少也有这么多警察，他们都在找你的朋友。”

“嘿，他可不是我的朋友。”乔达诺摇着头说，“没有人能在这里交上什么真正的朋友——你知道我的意思吧？”

钱宁摇了摇头。他不知道乔达诺想说什么，但是他试着想象了一下有个朋友会是什么感觉，无论是在监狱里面还是外面，除了他养过的一条小狗之外，他从来就没有朋友。

“如果就因为他们把什么人搞丢了，又找不到，我就要错过审判，那就太不公平了。”洛厄尔抱怨说。

“对，没错，跟法官说去吧。”乔达诺冷冰冰地瞪着他说，他的目光让年轻人瑟缩了一下，“我也不乐意推迟审判，我今天

有个大计划，律师说他会想办法让法官推翻对我的判决。”

“他们为什么判你罪？”钱宁问。

“我开枪把老婆打死了，”乔达诺平静地说，“还有点别的事儿。”

“真的吗？”钱宁问。洛厄尔看上去被这个回答吓坏了。

乔达诺只是假笑了一下。

钱宁把这个笑容看作默认，他接着问：“那么他们怎么会推翻对你的判决呢？”

“负责调查的那个警察——第一个到现场的那家伙，因为没找到证据就伪造了证据。他在证人席上说了谎话，每个和调查有关的人都知道他在撒谎。”

“如果别人撒了谎，他们就会放了你吗？”洛厄尔对这种可能性很感兴趣。

“没错，如果他们撒的谎有这么大。”

“他们难道不会重新再审一遍吗？”洛厄尔探着身子问。

“不会，我的律师说他们不能那么干，”乔达诺看上去很得意，“第一次审判的时候，那个检察官使出了浑身解数指控我、审我。支持他的指控的只有那个警察提供的证据，而且那些指控都不怎么高明。”他的脸色明亮起来，“还有最棒的，想听听吗？那个警察会被指控作伪证。他会丢掉饭碗，没准还会进监狱。那时候他们就必须把我放了。真他妈不错，是吧？”

“你出去之后第一件事想干什么，文斯？”洛厄尔说，尽量让自己显得不像个追星族，不过钱宁能看出来他已经被乔达诺

迷住了。很显然，乔达诺犯下的罪行已经让他变成了当地名人。

“不一定，”乔达诺耸了耸肩，“得看我会不会再被抓住了。”

“如果不会被抓住呢？如果你能想干吗就干吗——什么都行——而且还不会被抓住呢？”

“我得想想……”乔达诺若有所思地摸着下巴，然后两眼眶都不眨地说，“我会让我前任丈母娘的脑袋吃一颗枪子儿，然后是那个女人——那个为法庭工作的辩护律师，她让法官把我的孩子从我身边带走。然后是法官，她说以后再也不许我见我的孩子们。没错，最后干掉她。”

乔达诺说话的时候，从他身上似乎散发出一种令人窒息的黑暗力量。它弥漫在整个房间之中，好像要把他们周围的空气都挤跑了。

对于邪恶，钱宁可陌生，他立刻感觉到了。他把这个念头搁到一旁，决定暂时不予理会。

“你的孩子们在哪儿？”钱宁其实已经猜了个大概，他不过是想要证实一下自己对乔达诺的判断。

乔达诺冷冷地盯着他回答道：“和他们的妈妈在一起。”

三个男人沉默了很久。

“你呢，阿彻？如果你出去之后可以随心所欲，还不会被抓起来，你会干吗？”乔达诺问道。

“我不知道。”洛厄尔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眉毛拧到了一起，“也许……我不知道，也许是那个家伙，那个骚扰我的女人的家伙。也许是他，如果他还在周围的话。还有她那个邻居，那个

爱管闲事的臭婊子。”

“那么你的女人呢？”乔达诺奚落道，“她好像才是问题的关键吧。是她叫警察抓你的，对吧？如果你出去了为什么不去找她算账？换了我肯定会。”

“哦，没错，我会去找她，”洛厄尔眯起了眼睛，乔达诺的强硬刺激了他，没准他感到自己也有了那么点儿勇气，“我出去之后第一个就去找她。”

“你呢，钱宁？你有什么想见的人吗？”乔达诺把注意力转移到了他的身上。

“没想过。”

“哦，没错，你是因为他们认错人了才会在这儿的，闯了个红灯就被抓进来了，对吧？我猜你第一个想见的人就是另一个柯蒂斯·钱宁，对吧？然后大概是把你抓起来的那个警察。”

钱宁大笑起来，乔达诺接着说：“嘿，柯蒂斯，咱们就是瞎扯呢。肯定什么地方会有什么人的，是你一有机会就想给他们点颜色瞧瞧的。”

钱宁盯着窗外看了一会儿。最后，他说：“好吧，如果像你说的，我要去会会什么人的话，我想我会去找我妈妈的那个老情人。”

“就这样吗？”

“还有一个作家，我也乐意和他聊聊。”钱宁想起了一个描写真实犯罪的当红作家，去年以《隔壁的连环杀手》一书一举成名。在所有早间脱口秀节目里——“拉里·金现场”、“莱特曼”



什么的，那个作家都会露面，而且总摆出一副无所不知的样子，其实他对这个话题狗屁不懂，真让人受不了。钱宁心想，应该让他知道自己错在哪儿了。

“才两个，”洛厄尔提醒他，“还差一个。”

钱宁仔细地想了想。几年前，在俄亥俄曾经有个黑头发的FBI特工审问过他，害得他丢掉了一笔特别满意的生意，那女人把他查了个底朝天，他很清楚这一点。他想把手伸到桌子那头，扭断她那漂亮的脖子，不过他把这个念头压下去了。审问一结束，他就一声不响地跑到别处干他的买卖去了。他有一种感觉，一旦有机会，她还会对他穷追不舍。

“好吧，”他笑着说，“还有一个可爱的FBI，我也想再见一见。只是想看看我们是不是还那么默契。”

乔达诺轻蔑地哼了一声。

“当然，如果我们真的这么干了，真的见到了他们，而且……你们知道，干了点儿什么”——洛厄尔咧开嘴，愚蠢地笑了笑——“警察难道还不知道他们要找的人是谁吗？比方说，文斯，他们发现你丈母娘脑袋被人打了一枪，他们肯定会想：‘呃，她是被谁打死的呢？’”

“咱们就是聊聊，不代表什么。”乔达诺耸了耸肩说道。三个人再次陷入了沉默。

“除非咱们那么干，你知道，咱们换人。”洛厄尔高兴地说。乔达诺皱了皱眉：“换人？你什么意思？”

“你知道，就像那个电影，发生在火车上的那个，两个人在